

寂靜的長廊中傳來低聲私語的聲音，在這靜謐的寒夜裡顯得格外清晰，只聽見滄桑且低沉的聲音說“該走了，終究得離開”，沒人搭話，卻傳來一聲長長的嘆息聲，在夜色中漫延開來，冷冽的月光更顯淒涼，此時，窸窣窸窣的腳步，打斷這一場對話。

我懷疑自己是否幻聽，暗黑的深夜裡，總有著無限的想像空間與神祕；或者是極度疲憊下的產物。此刻，我更關注於你深沉又緩慢的呼吸聲，你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，我站了起來，想幫你調整姿勢，霎那間卻發現你的臉部線條從柔和變成猙獰，身體從鬆弛瞬間轉為抽搐顫動，頓時俊秀且清瘦的臉龐呈現咬牙切齒的扭曲，我慌了手腳，但多年的專業訓練讓我即刻恢復冷靜，終究這一刻即將來臨，此刻我只能緊緊握住你蒼白的手，你體內蠢蠢欲動的癌細胞正滿足吸吮年輕的軀體，連最後一塊淨土腦細胞也被侵襲淪陷了，我抱著全身抖動的你，心疼又無力地哭喊，請求日夜祈求的眾神，若無法求痊癒復原，但求平靜無痛的將帶你走，淚水不聽使喚的滴在你的臉上，也許你體內的癌細胞尚有一絲憐憫，也許是藥物的作用，在一陣劇烈抽搐後的你趨向平靜，經過一夜的折騰，散落一地的是心碎與絕望。

黎明將至，看不到生命復甦的生機，生活的軌跡在4年前變了調，我彷彿看見你的靈魂再度跌回殘敗的軀殼，盡力想掙脫這日益腐蝕的臭皮囊。生命對你而言，只剩蒼白的記憶。想起，有一次我推著你到外面的湖邊散心，我開玩笑說，如果不小心，手一滑，輪椅掉到湖裡，你會怎麼辦？你平靜的說，我會讓自己沉下去，不做一點掙扎，我只能偷偷的在你背後掉淚，原來是我們不願意鬆手，而不是你放不下。

在你36歲生日前一週，我們幫你辦了慶生會，也許是今生最後一次了，由你親自寫邀請卡，邀請在你生命過程中重要時刻的人來參與，看著你吃力、歪歪斜斜地寫下每一個字，很難想像那是幾年前可以輕易舉起外甥女的同一雙手，我負責製作從你出生到結婚這段時間的生活點點滴滴，從照片中似乎又經歷一次短暫美好歲月，我說你的人生就好像在八點的肥皂劇，在新婚後一星期被診斷是癌症末期，但是電視的劇本可以改，可以有奇蹟，但你的劇本卻早已注定結局，你曾說你沒有悲觀的權利，你必須要為你所愛的家人奮鬥到最後，我們在絕望中辦慶生會，大家淚中帶笑，為了掩飾心中悲戚，大伙努力製造歡樂氣氛，但是笑容是苦澀的，眼睛是濕的，心是揪結的；你緩緩地告訴我“老姊，下輩子我們還要當姊弟”，在慶生會上我們抱頭痛哭，從小我們感情極佳，當一個圓缺了一塊，便有了遺憾，即使生命的光彩不再，也要讓你知道你非孤單一人，奮戰死亡的挑釁，雖然無法出現奇蹟的曙光，你會感受濃厚愛的氛圍，即使我們曾許諾一起變老，要看盡人生光景，此刻卻無法多借一點時光，笑看人生百態，只能任由你提早下車，化作自由的風。

你告訴我，不管有多傷心，或者多麼不甘心，我們都無能為力，我們只能往前走，想我的時候，用心聆聽風的聲音，若是微風，代表我在另外一個世界過著還不錯，但總是思念著你們，我問若是強風呢？你笑笑地告訴我，那就是要多燒一些財富給我了。現在我一個人，靜靜的，微笑著，等風來。

